

大趨勢下的逆流—以舌根 η -聲母為探討的起點

彭心怡*

摘要

中古的影母字與疑母字，在今日各漢語方言中多讀為零聲母 (\emptyset -)，但前者在官話、湘語、贛語中，多有增生一舌根鼻輔音 η -聲母的情形；後者則在部分的北方漢語裡，多有丟失原本中古舌根鼻輔音 $^*\eta$ -聲母的現象，在南方漢語則多有保留舌根鼻音 η -聲母現象。

本文擬從官話、湘語與江西贛語裡的影、疑母字今讀現象，來看這個舌根鼻輔音 η -聲母的實際語音性質。經過歸納整理，我們發現這個舌根鼻輔音 η -聲母在非高元音 a 、 o 、 e 之前最容易保存或增生，而在高元音 i 、 u (v)、 y 之前則容易丟失，而這些都與鼻輔音、元音的共振峰等的語音性質相關。

至於閩語（廈門、潮州、福州、建甌）中古疑母字的 η -聲母，至今仍能普遍出現在非高（ a 、 o 、 e ）及高元音（ i 、 u 、 y ）前，而與官話、湘語、贛語的丟失 η -聲母的表現不同，我們認為這是閩語的舌根鼻音 η -聲母，還沒有站在起動「丟失」的音變起跑線上。我們也期待聲學專家來為閩語的舌根鼻音 η -聲母做仔細的描述，能讓我們更進一步地瞭解，閩語的舌根鼻音 η -聲母為什麼沒有走向丟失的音變道路上。

關鍵詞：舌根 η -聲母、影母、疑母、官話、湘語、贛語

*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兼任講師

The Innovation of Initial η

Peng Hsin-Yi*

Abstract

Adding a velar nasal (η -) in which a word has a zero initial (\emptyset -) originally as a brand-new initial is the mainstream of Chinese linguistic development. This phonetic trait can be found in Mandarin, Xiang and Gan dialects. The occurrence of the new initial η is easily to be seen before some [-high] vowels such as o, a and e. The initial η is also trending to disappear before some high vowels such as i, y and u.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discuss the phonetic motivation of adding and losing initial η . From those dialectal diversities, we can get a clear-cut understanding of initial η .

Key words: initial η , Mandarin, Xiang, Gan

* Part-Time Lecturer, Chinese Language of National Tai-Ch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大趨勢下的逆流—以舌根ŋ-聲母為探討的起點

彭心怡

前言

翻閱《漢語方音字匯》¹，我們會發現中國漢語方言裡的影母字有個音變趨勢，那就是會在聲母的位置，新增加一個舌根鼻輔音的ŋ-聲母，或是其他形式的鼻音聲母，這樣的情形廣見於官話區、湘語區與贛語區。中古的疑母原為一收舌根鼻輔音的*ŋ-聲母，在北方漢語多丟失*ŋ-聲母變為零聲母，而在南方漢語則多保留ŋ-聲母，而位處於中部地區的江西贛語則有ŋ-聲母開始鬆動、丟失的現象，我們將一併觀察這些江西贛語疑母字丟失ŋ-聲母的現象，企圖為舌根鼻音ŋ-聲母尋找出一種元音搭配的原則。至於閩語（廈門、潮州、福州、建甌）的舌根鼻音ŋ-聲母，並不像官話、湘語、贛語的疑母ŋ-聲母般，不與高元音i、u（v）、y 搭配，而是在非高（a、o、e）及高元音（i、u、y）前都可以普遍出現。這裡我們並沒有比較好的解釋，我們只能認為閩語保留舌根鼻音ŋ-聲母的情況，比起其他漢語方言都來得好，也就是說，閩語的舌根鼻音ŋ-聲母不會像官話、湘語、贛語一樣，容易在高元音（i、u、y）之前丟失。閩語的舌根鼻音ŋ-聲母，還沒有站在起動「丟失」的音變起跑線上。

一、影、疑母字在漢語方言中的一般演變趨勢

（一）影母

音素（phone）的脫落²是語音演變上常見的音變現象，常見的有字首音素的脫落（aphaeresis）；字尾音素的脫落（apocope）與字中音素的脫落（syncope）。

在中古漢語裡也有音素脫落的語音現象產生，王力³提到在三十六母時代，喻三字就脫落了舊有的聲母，加入了喻四的「零聲母」行列。王力又依據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韻》，認為在十四世紀的時候，疑母字與影母字的上去聲也加入了「零聲母」的行列。竺

¹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編：《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年），頁1~375。

² Terry Crowley, 1992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40.

³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家寧⁴更進一步補充考證，在宋代的《九經直音》裡，疑母字與影母字也脫落了舌根鼻音聲母（*ŋ-）與喉塞音聲母（*ʔ-），而加入了「零聲母」的大家族中。

今日的漢語方言延續著中古以來影母字的發展，大部分的漢語方言都丟失了中古清喉塞音*ʔ，而把影母字讀成了零聲母*∅。《漢語方音字匯》⁵裡紀錄的二十個漢語方言點裡，官話區的濟南、西安、武漢、成都，湘語區的長沙、雙峰以及贛語區的南昌普遍有增生鼻音聲母（ŋ-、n-）的情況。《漢語方音字匯》收錄了一百零六個影母字，閩語只有在建甌的影母字有零星字讀為鼻音聲母的情況（亞ŋa²、懊ŋau²、奧ŋau²）。官話與湘語的情形，後文將與贛語的情況一併討論。至於建甌閩語的影母字只有零星字（亞ŋa²、懊ŋau²、奧ŋau²）有鼻音聲母的表現，可視作例外或是移借，本文不擬討論閩語影母零星字讀為鼻音聲母的情況。

（二）疑母

疑母在中古聲母的擬音為舌根部位的鼻輔音*ŋ-，在中古後期的階段它也加入了零聲母家族的行列中，今日的國語裡只有少數中古開口三等字的疑母字仍有鼻音聲母的痕跡，如「牛」、「擬」等字。

《漢語方音字匯》的疑母字音讀，大抵可以以中部方言的蘇州吳語為界，蘇州北方的漢語普遍不保留舌根鼻音ŋ-聲母（不包括蘇州），並已經脫落鼻音聲母的形式，多讀為零聲母（*∅-）。

1. 濟南、西安、武漢、成都在a、o、e元音前保留ŋ-

官話區的濟南、西安、武漢、成都在元音a、o、e，以及o元音變體v之前，保留有舌根鼻音ŋ-聲母。

2. 西安、武漢、成都的舌根鼻音ŋ-聲母在元音i前，多變為舌尖鼻音n、ɳ

西安、武漢、成都在元音i前的疑母字，多變為舌尖鼻音n、ɳ，這個舌尖鼻音n、ɳ是由舌根鼻音ŋ-聲母轉換而來。西安、武漢、成都在元音i前的疑母字也多有脫落鼻音聲母變為零聲母的趨勢。

二、贛語、官話、湘語影母字由零聲母∅-增生一舌根ŋ-聲母的表現

⁴ 竺家寧：〈近代漢語零聲母的形成〉，《近代音論集》（1992年），頁125~139。

⁵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年），頁1~375。

(一) 江西贛語

江西贛語裡的影母有個音變趨勢，那就是會在聲母的位置新增加一個舌根的ŋ-聲母。在二十三個江西贛語方言點裡，包括湖口、星子、永修、修水、南昌、波陽、樂平、橫峰、高安、奉新、上高、萬載、新余、東鄉、臨川、南豐、宜黃、黎川、萍鄉、吉安、永豐、泰和，除蓮花的影母字無論在何種韻母環境之前，都保持零聲母 \emptyset -外，其餘的二十二個江西贛語方言點的影母字都有增生一個舌根ŋ-聲母的現象。至於江西客語（上猶、銅鼓、澡溪、寧都）裡的影母字也有這樣的現象，但較零星且不成系統，所以我們這裡集中論點在江西贛語之上。本文使用客贛語語料來自劉綸鑫的《客贛方言比較研究》⁶，以下引用到江西客贛語的語料時不再一一注明。

江西客贛語裡的影母字，一部份仍讀為為零聲母 \emptyset -，部分產生ŋ-聲母的影母字則有其固定的韻母條件，所以在討論江西客贛語的影母字之前，我們可以先假設這些影母字的起點是零聲母 \emptyset -。這樣的起點假設不但符合純粹由方言出發的起點，也符合影母字自中古以來至現代方言的普遍演變過程。

經過觀察，發現江西贛語的影母字在① a、o (ɔ) 元音之前最容易增生ŋ-聲母，在② e 元音面前也可見例字（如：恩），而在 i、u (v)、y 元音之前則不見其ŋ-聲母的產生。

\emptyset - → ŋ- / __ ① a、o (ɔ) ② e

\emptyset - → \emptyset - / __ i、u (v)、y

影母在a、o (ɔ) 元音前易增生ŋ-聲母

	亞	哀	愛	挨	矮	襖	鴨	安	案	惡
修水	ŋa	ŋei	ŋei	ŋei	ŋai	ŋau	ŋal	ŋon	ŋon	ŋɔʔ
南昌	ŋa	ŋai	ŋai	ŋai	ŋai	ŋau	ŋat	ŋan	ŋan	ŋɔʔ
高安	ŋa	ŋai	ŋoi	ŋai	ŋai	ŋau	ŋal	ŋon	ŋon	ŋoʔ
南豐	ŋa	ŋoi	ŋai	ŋai	ŋai	ŋau	ŋap	ŋon	ŋon	ŋok

影母在e (ɛ) 元音前增生ŋ-聲母

臻開一	星子	永修	波陽	上高	萬載	新余	高安	樂平	湖口	橫峰	南昌	奉新
恩	ŋɛn	ŋɛn	ŋɛn	ŋɛn	ŋɛn	ŋɛn	ŋən	ŋən	ŋən	ŋiɛn	ŋien	ŋin

影母在i、u (v)、y 元音前保留零聲母 \emptyset -

	烏	蛙	碗	挖	彎	衣	幼	秧	約	冤
修水	u	va	uon	ual	uan	i	iu	iɔŋ	ioʔ	ien
南昌	u	ua	uɛn	ua	uan	i	iu	iɔŋ	ioʔ	yɛn
高安	u	ua	uɛn	ua	uan	i	iu	iɔŋ	ioʔ	ion
南豐	vu	va	von	va	van	i	iu	iɔŋ	iok	vien

⁶ 劉綸鑫：《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99~229。

1. a、o 元音為增生ŋ-聲母的第一語音環境，e 元音次之

這些影母字增生ŋ-聲母的現象發生在a、o (ɔ)、e 元音之前，也就是一、二等開口韻前。其中，修水「哀、愛、挨」讀為ei韻母，則是由ai韻母因韻尾i為前部發音，進行了預期同化 (regressive assimilation) 而變來。上文我們把江西贛語影母增生ŋ-聲母的語音條件分為兩類，一為a、o (ɔ) 元音之前；一為e 元音之前。我們不把e 元音的語音環境列為第一語音環境，是因為元音e極易進行元音破裂 (e > ie、ei)，若在e元音前產生了i介音，那麼e元音對產生ŋ-聲母的優勢就會減弱。就如上表的橫峰、南昌、奉新，雖然在i元音之前的影母增生了ŋ-聲母，似與上文我們描述的在i元音之前不會產生ŋ-聲母的條件相觸，但其實不是這樣，因為「恩」字的韻母原型為en (臻開一)，橫峰、南昌、奉新「恩」字韻母中的i元音是在影母已經增生ŋ-聲母後才產生的。

2.類似的音變

另外，江西贛語還有影母字讀為成音節鼻音的ŋ，看似也與影母增生ŋ-聲母的音變相關，但其實不是。江西贛語這些讀為成音節鼻音的ŋ，是通攝東韻合口一等的字，會變為成音節鼻音的ŋ是由於舌根鼻韻尾-ŋ與前面高元音u韻母結合而成。鼻音與高元音的發音徵性相搭配 ([+鼻音]、[+高元音]) 後，容易產生成音節的鼻音。鄭曉峰〈漢語方言中的成音節鼻音〉⁷一文中，對漢語南方方言中的成音節鼻音的地理分布做一個大體的鳥瞰，發現跨方言間都有這樣的相同現象，就是成音節鼻音與高元音的密切關係，以下是鄭曉峰文中所歸納的四個成音節鼻音的音變規律：

- (1a) *ŋu > ŋ
 (1b) *mu > m
 (2a) *ŋi > ŋ ~ hŋ
 (2b) *ni > n

	永修	修水	南昌	上高	萬載	東鄉	臨川	宜黃	永豐
翁	—	—	—	—	—	ŋ	ŋ	—	ŋ
雍	ŋ	ŋ	ŋ	ŋ	ŋ	ŋ	ŋ	ŋ	ŋ

(二) 官話

前文提過，在其他漢語方言裡，影母字也有增生ŋ-聲母的現象，語音條件也是在a、o (ɔ)、e 元音之前。其中，官話中不少例子是ŋ-聲母已經前化變成了n-聲母，因為部分官話的聲母音位裡，沒有舌根的鼻輔音ŋ-聲母。所以當影母增生ŋ-聲母時，在官話裡容易被替換成同為鼻音，但部位較前的舌尖n-聲母。

⁷ 鄭曉峰：〈漢語方言中的成音節鼻音〉，《清華學報》新第三十一卷第一二期合刊（2001年），頁135~159。

北京官話⁸

片	點	愛影	矮影	襖影	安影	恩影
懷承	承德	nai ^ɿ	ɿnai	ɿnau	ənən	ənən
朝峰	赤峰	—	ŋai	ɿnau	əŋən	—
北疆	溫泉	nai ^ɿ	—	ɿnau	əŋən	əŋəŋ

東北官話⁹

片	小片	點	愛	矮	襖	安	恩
哈阜	長錦	長春	nai ^ɿ	ɿnai	ɿnau	ənən	ənən
黑松	佳富	佳木斯	nai ^ɿ	ɿnai	ɿnau	ənən	ənən

冀魯官話¹⁰

片	小片	點	愛	矮	襖	安	恩
保唐	涿阜	廣靈	ne ^ɿ	—	ɿnʌo	ənæ	ənəŋ
	定霸	保定	nai ^ɿ	ɿnai	ɿnau	ənən	ənən
	天津	天津	nai ^ɿ	ɿnai	ɿnau	ənən	ənən
	薊遵	平谷	nai ^ɿ	ɿnai	ɿnau	ənən	ənən
	灤昌	昌黎	ŋai ^ɿ	ɿŋai	ɿŋau	əŋən	əŋən
	撫龍	盧龍	ŋai ^ɿ	ɿŋai	ɿŋau	əŋən	əŋən
石濟	趙深	石家庄	ŋai ^ɿ	ɿŋai	ɿŋau	əŋən	əŋən
	刑衡	巨鹿	ŋæɿ ^ɿ	ɿŋæɿ	ɿŋau	əŋã	əŋẽ
	聊泰	濟南	ŋɛ ^ɿ	—	ɿŋɔ	əŋã	əŋẽ
滄惠	黃樂	鹽山	ŋɛ ^ɿ	ɿŋɛ	ɿŋɔ	əŋã	əŋẽ
	陽壽	壽光	ŋɛ ^ɿ	—	ɿŋɔ	əŋã	əŋẽ
	章桓	利津	ŋɛ ^ɿ	—	ɿŋɔ	əŋã	əŋẽ

蘭銀官話¹¹

片	點	愛	矮	襖	安	恩
北疆	烏魯木齊	ŋai ^ɿ	ɿŋai	ɿŋau	əŋən	əŋən

⁸ 侯精一：《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18。

⁹ 侯精一：《現代漢語方言概論》，頁20。

¹⁰ 侯精一：《現代漢語方言概論》，頁25。

¹¹ 侯精一：《現代漢語方言概論》，頁30。

西南官話¹²

片	小片	點	愛	矮	襖	安	恩
成渝		成都	ɲai [˥]	ɿɲai	ɿɲai	ɛɲan	ɛɲən
灌赤	雅棉	漢源	ɲe [˥]	ɿɲe	ɿɲau	ɛɲan	ɛɲən
桂柳		柳州	ɲæ [˥]	ɿɲæ	ɿɲɔ	ɛɲã	ɛɲən

其他官話方言的例子¹³

	亞	哀	愛	挨 _{-近}	矮	襖	鴨	安	案	惡 _{善~}	恩
濟南	—	ɛɲe	ɲe [˥]	ɛɲe _文	ɿɲe _文	ɿɲɔ	—	ɛɲã	ɲã [˥]	ɛɲɤ	ɛɲẽ
西安	—	ɛɲæ	ɲæ [˥]	ɛɲæ	ɿɲæ	ɿɲau	—	ɛɲã	ɲã [˥]	ɛɲɤ	ɛɲẽ
武漢	—	ɛɲai	ɲai [˥]	ɛɲai	ɿɲai	ɿɲau	—	ɛɲan	ɲan [˥]	ɛɲo	ɛɲən
成都	—	ɛɲai	ɲai [˥]	ɛɲai	ɿɲai	ɿɲau	—	ɛɲan	ɲan [˥]	ɛɲo	ɛɲən

(三) 湘語

長沙、雙峰湘語¹⁴也有與上述官話、贛語相同的情形，也就是在元音a、o、e元音前，以及o、e的變體元音ɤ、ə前，有增生舌根鼻音ɲ-聲母的情形。不過長沙只有在低元音a及少部分央元音ə前，有增生舌根鼻音ɲ-聲母情形；雙峰也多是在低元音a之前增生ɲ-聲母，至於中元音o、e前增生ɲ-聲母的情況，則還是散見。

	挨 _{-近}	矮	鴨	安	案	恩	歐姓	襖	啞	鴉
長沙	ɛɲai	ɿɲa	ɲa _白	ɛɲan	ɲan [˥]	ɛɲən	ɛɲəu	ɲan [˥]	—	—
雙峰	ɛɲa	ɿɲai	ɛɲa	ɛɲã _文	ɲã [˥]	ɛɲã	ɛɲe	ɲɤ [˥]	ɿɲo	ɛɲo _白

三、江西贛語云、以母是ɲ-聲母不配i、u (v)、y元音的旁證

上文我們說過ɲ-聲母不宜與i、u (v)、y元音相配，從江西客贛語的云、以母的聲韻母搭配關係上，也可以看出這個傾向。江西客贛語的云、以母都是零聲母θ-，且韻母開頭只有i、u (v)、y三類，除了u元音有唇齒化讀為v-聲母的例子外，其餘的云、以母都保持零聲母θ-的讀法，而沒有見到云、以母字由零聲母θ-增生ɲ-聲母的例子。江西客贛

¹² 侯精一：《現代漢語方言概論》，頁33

¹³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編：《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年），頁1~375。

¹⁴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編：《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年），頁1~375。

語云、以母不增生ŋ-聲母的現象，則是ŋ-聲母不配 i、u (v)、y 元音的另一個證明。

四、江西贛語疑母的演變方向

江西贛語與客語都有疑母丢失ŋ-聲母的現象發生，經過觀察發現，疑母的ŋ-聲母在 a、o (ɔ)、e 元音之前保存良好，在 i、u (v)、y 元音之前的保留程度差。

(一) u (v) 元音之前

1. u為介音

當u (v) 元音在韻母中為介音地位時，ŋ-聲母傾向丢失，只有在零星字上還有ŋ-聲母與u介音搭配的情形，如：贛語修水的「魚ŋui³、語ŋui⁴、元ŋuen³、月ŋuel⁹，萬載的「魚ŋuēi²、語ŋuēi³、外~面ŋuai⁴、外~公ŋuai⁴、偽ŋuēi⁴、魏ŋuēi⁴、月ŋueʔ⁶」，東鄉的「瓦ŋua³、外~面ŋuai⁵」；以及客語安遠的「偽ŋue²、魏ŋue⁵」，龍南的「偽ŋui⁵」，全南的「偽ŋui⁵」，定南的「偽ŋui⁵、魏ŋui⁵」，寧都的「偽ŋuei⁵」，石城的「偽ŋuei⁴、魏ŋuei⁴」。

2. u為單韻母裡的主元音

遇合一的影母字：「吳、五、午」在江西客贛語裡，有大量變為成音節鼻音ŋ的傾向。這是由於疑母的ŋ-聲母與單韻母的高元音u結合的緣故。

其他「吳、五、午」字未變為成音節鼻音ŋ的方言點，多數的表現都是脫落ŋ-聲母，聲母變為零聲母的∅-，韻母則是單韻母的u，部分方言點的u元音則唇齒化產生一個v-聲母。ŋ-聲母與單韻母u難以搭配出現，江西客語的安遠（吳ŋu²）與石城（吳ŋu²、五ŋu³、午ŋu³）則出現零散ŋ-聲母與單韻母的u結合的情形。

(二) i 元音之前變為 n (ŋ) 聲母或丢失ŋ-聲母

在i元音之前的ŋ-聲母，在江西客贛語裡有兩種發展傾向：一為變為舌尖鼻音的n (ŋ) 聲母；一是丢失變為零聲母∅-，前者相較於後者則是多數。其中，流開一的「藕、偶」兩字以及遇合三的「魚」（韻母為e類元音的魚母字）字，有不少的江西客贛語都出現ŋ-聲母搭配i介音的情形，這是由於韻母的元音e進行了元音破裂（e > ie、ei）並產生介音i的緣故，這些字的i介音產生的時間是較晚的。

i元音與ŋ-聲母的搭配，只有在零星字上還可以見到，如：贛語奉新的「牛ŋiɿu²」，上高的「牛ŋiæu²」，臨川的「牛ŋieu²」，南豐的「牛ŋieu²」，黎川的「逆ŋiaʔ⁶」；以及客語井岡山的「語ŋi³、義ŋi⁴、蟻ŋi¹、疑ŋi²、嚴ŋian²、業ŋiat⁶、孽ŋiet⁵、藥ŋiet⁵、言ŋien²、元ŋien²、月ŋiet⁶、迎ŋian²、逆ŋit⁶、玉ŋiuk⁶、獄ŋiuk⁶」。這些在i元音前還保留ŋ-聲母的疑母字又多集中在特定字（牛），以及特定方言點上（井岡山），我們可當例外處理。

(三) 其他疑母的音變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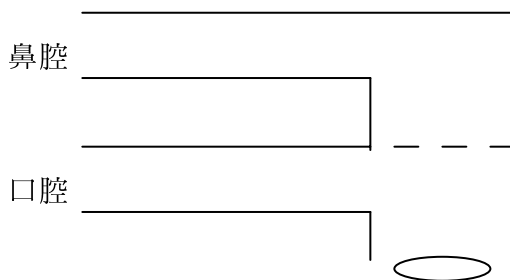
江西贛語蓮花的疑母 η -聲母完全丟失，聲母變為零聲母 \emptyset ；永豐則在*i*元音之前的疑母有讀為舌尖邊音*l*-聲母的傾向。永豐*l*-聲母的前身是同為舌尖音的*n*-聲母。且永豐的泥母字也全部讀為邊音的*l*-聲母，顯然永豐讀為*l*-聲母的泥母字與疑母字的起點是相同的，都是舌尖*n*-聲母。永豐這些讀為舌尖邊音*l*-聲母的疑母字，是先經歷舌根鼻音 η -變為舌尖*n*-聲母的音變，然後*n*-聲母再變為同部位的舌尖邊音*l*-聲母，其音變過程如下：

永豐疑母 η - \rightarrow *n*- / $_$ *i*
 n- \rightarrow *l*-

五、非高元音的共鳴腔大是突顯鼻音 η -聲母的主因

江西贛語、官話、湘語的影、疑母的例子，共同說明了一項鼻音 η -聲母的搭配原則： η -聲母與*a*、*o*、*e*元音搭配良好，而與*i*、*u*、*y*元音搭配關係差。

下部的橢圓形表示聲帶，中間的虛線表示懸雍垂（小舌）。發口元音時懸雍垂上舉，關閉顎咽通道，氣流只通過口腔；當懸雍垂下垂，氣流同時通過口腔和鼻腔，發出鼻化元音。當懸雍垂下垂關閉口腔通道，氣流只通過鼻腔，發出鼻輔音。發鼻化元音時，在聲學理論上等於主聲道（口腔）旁通一個分支（鼻腔）。由此引入新的極與零對，將“修正”元音譜；在語圖上，500Hz 以下有一能量較大的鼻音共振峰；在 F2、F3 之間也會出現能量較小鼻音共振峰；在功率譜分析時，我們往往注意元音/*a*/鼻化特徵因為這個元音的共振峰在 800Hz 以上，所以 500Hz 以下的鼻音共振峰能得到充分顯示。¹⁵



因為鼻輔音的共振峰小（500 Hz 以下），若是搭配的元音的共振峰也小的話，那麼

¹⁵ 鮑懷翹：〈普通話語音生理和聲學分析簡介〉（續 1），《聽力學及言語疾病雜誌》第 12 卷第 4 期（2004 年），頁 186。

就會讓這個鼻輔音因為共振波低的關係，而在音感上有聽不清楚的感覺。就如同鮑懷翹提到：在鼻化元音功率譜的分析上，總是舉最典型的/a/元音為例，因為/a/元音的口腔開口度最大，共鳴腔也最大，才能使共振峰小的鼻輔音有比較清楚的聽感。換個生動的比喻來說，如果共振峰小的鼻輔音是海裡等待救援的小船的話，那麼開口度大的/a/元音就是高度高、強度強的大浪，可以把鼻輔音小船托高，而讓搜救的空中直昇機看到，也就是可以被人們聽見的意思。反之，開口度愈小，表示這個浪的強度、高度都小，鼻輔音小船被搜救直昇機看見的機率就變小了。元音i、u、y 都屬於高元音，口腔的開口的通道窄小，產生共鳴的空間小，若這些高元音前面出現鼻輔音的話，在聽感上是較模糊的。

六、影母ŋ-聲母的產生是內部發音器官預備發音的肌肉動作

江西贛語的影母字前一階段原來是零聲母 \emptyset -，所以影母韻字的音節的起始部分是元音，當我們要發一個以元音起始的音節時，常有兩種狀況：第一種是「喉頭裡的假聲帶有緊縮的動作」¹⁶，這時在元音前面產生的是喉塞音ʔ的音感，或是略帶喉塞音的ʔ-聲母。

“喉塞音”(glottal stop)一般認為是在聲門形成閉塞的音：緊閉聲門，把聲門下的氣流閉塞住，從而停止聲帶的顫動，而聲門上面的口腔內則沒形成任何閉塞或阻礙。這種說法，要是單就聲門的狀態說是對的，但並沒有說明喉塞音的全部情況。在喉塞音的發音動作中，我們往往能發現的是聲門上面的緊縮運動(supraglottic laryngeal constriction)，特別是假聲帶的內轉運動。¹⁷

第二種情況是小舌略微下垂，但未完全關閉口腔通道，有氣流略從鼻腔逸出，形成鼻輔音。這個音感不強的鼻輔音，應是較靠近後部小舌動作的舌根鼻音ŋ-。這個後部的舌根鼻音ŋ-，或是喉塞音ʔ-聲母的產生，大約都可以解釋為發音器官為預備發音時的內部肌肉的預備動作，只不過，喉塞音的聲門緊縮動作動作，未涉及口腔，所以沒有口部元音的環境限制；而影母字的鼻音ŋ-聲母，因為鼻音共振峰小的緣故，只能靠非高元音的共鳴來突顯音感，所以有其元音環境出現的限制。

如果說喉塞音ʔ-與鼻音ŋ-都是發音器官在發音前的內部肌肉預備動作，那麼除了元音起始的音節外，我們也可以預想在輔音起始的音節，也應該會有相同的肌肉動作產生，但為何沒有相關的例證呢？原因很簡單，因為元音是響音，共振峰大，才能讓前面的內部肌肉動作的聲響被聽清楚；若是輔音起始的音節，就算發音器官內部肌肉有些動作，在聽感上也是聽不見的。

¹⁶ 岩田禮：〈漢語方言入聲音節的生理特徵—兼論入聲韻尾的歷時變化〉，《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1期（1992年），頁523~537。

¹⁷ 岩田禮：〈漢語方言入聲音節的生理特徵—兼論入聲韻尾的歷時變化〉，頁524。

七、閩語的舌根鼻音 η -則多搭配高元音 i 、 u 、 y

觀察完官話、湘語、贛語的中古影母字，在非高元音 a 、 o (ɔ)、 e 元音前增生一舌根鼻音 η -聲母的情形，以及疑母在非高元音 a 、 o 、 e 元音前保留舌根 η -聲母的表現，我們可以大致得出舌根鼻輔音，在上述這些漢語方言（官話、湘語、贛語）與非高元音的搭配關係較為良好。不過，當我們的目光移到閩語區時，情況就大不相同了。

廈門、潮州、福州、建甌的閩語¹⁸，在中古影母字的部份仍保留本文影母字的起點—零聲母 \emptyset -，只有建甌閩語在零星字上有鼻音聲母的表現（亞 ηa^2 、懊 ηau^2 、奧 ηau^2 ），可視作例外或是移借。至於中古疑母字的部分，在各類元音前，包括高元音 i 、 u 、 y 及非高元音 a 、 o 、 e ，閩語保留舌根鼻音 η -聲母的情形都非常良好，閩語的中古疑母字除了保留舌根 η -聲母的情形外，還有以下幾種其他情況。

（一）廈門疑母的舌根鼻音 η -聲母多變為同部位的濁塞音 g -

廈門的疑母字除多保留原來中古疑母的聲母音讀 η -外，這個舌根鼻音的 η -聲母還多轉換成同部位濁塞音的 g -聲母，而且在廈門閩語各類元音前都可看到這樣同部位聲母的轉換。潮州也有類似的音變現象，但比起廈門的情況來得零星。

（二）部分舌根鼻音 η -聲母變為送氣清擦音 h -

廈門、潮州閩語少部分疑母字，在高元音 i 之前由舌根鼻音 η -聲母變為送氣清擦音 h -的情形，如廈門的「蟻白 hia^2 」、「硯白 $hĩ^2$ 」；潮州的「蟻白 hia 」。

前文提過，這種舌根鼻輔音與清擦音 h -相互轉換的情形，是南方漢語常見的表現，也符合鄭曉峰¹⁹為漢語成音節鼻音所歸納出來的第三條規律：

（2a） $*\eta i > \eta \sim h\eta$

這個清擦音的 h -是由成音節的鼻音 η 所帶出來的氣流量。

結語

由江西贛語及官話、湘語等漢語方言的影、疑母字表現，我們可以看清楚這個舌根鼻輔音 η -的語音性質。因為鼻輔音的共振峰小（500 Hz 以下），若是搭配的元音的共振峰也小的話，那麼就會讓這個鼻輔音因為共振波低的關係，而在音感上有聽不清楚的感覺。舌根鼻輔音 η -易與 a 、 o (ɔ)、 e 等元音搭配，因為這些元音都是「非高」元音，響度

¹⁸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年），頁1~375。

¹⁹ 鄭曉峰：〈漢語方言中的成音節鼻音〉，《清華學報》新第三十一卷第一二期合刊（2001年），頁135~159。

大，能夠突顯鼻輔音ŋ-聲母。至於鼻輔音ŋ-在高元音i、u (v)、y 之前不易出現或容易脫落的表現，則是因為這些高元音的響度小，會使得鼻輔音ŋ-聲母在聽感上有模糊的感覺。

至於閩語（廈門、潮州、福州、建甌）的舌根鼻音ŋ-聲母，並不像官話、湘語、贛語的疑母ŋ-聲母般不與高元音i、u (v)、y 搭配，而是在非高（a、o、e）及高元音（i、u、y）前都可以普遍出現。這裡我們並沒有比較好的解釋，我們只能認為閩語保留舌根鼻音ŋ-聲母的情況，比起其他漢語方言都來得好，也不會像官話、湘語、贛語一樣容易在高元音（i、u、y）之前丟失ŋ-聲母。也就是說，閩語的舌根鼻音ŋ-聲母還沒有站在起動「丟失」的音變起跑線上。也或者有聲學專家能為閩語的舌根鼻音ŋ-聲母做仔細的描述，讓我們更進一步地瞭解閩語的舌根鼻音ŋ-聲母為什麼沒有走向丟失的音變道路上。

引用書目

一、專書：

王力，1980 《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編，2003 《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語文出版社，北京。

侯精一 主編，2002 《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教育出版社。

劉綸鑫，1999 《客贛方言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二、西文：

Terry Crowley，1992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三、期刊論文：

岩田禮，1992 漢語方言入聲音節的生理特徵—兼論入聲韻尾的歷時變化—，《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1:523~537 頁。

竺家寧，1994 近代漢語零聲母的形成，《近代音論集》，頁125~139。

鄭曉峰，2001 漢語方言中的成音節鼻音，《清華學報》新第三十一卷第一二期合刊，135~159 頁。

鮑懷翹，2004 普通話語音生理和聲學分析簡介（續1），《聽力學及言語疾病雜誌》第12卷第4期，285~286 頁。

